

世界文明史

卷二 希腊的生活

【美】威尔·杜兰 著

東方出版社



图 54 柏加蒙地方宙斯神祭坛之横饰带(柏林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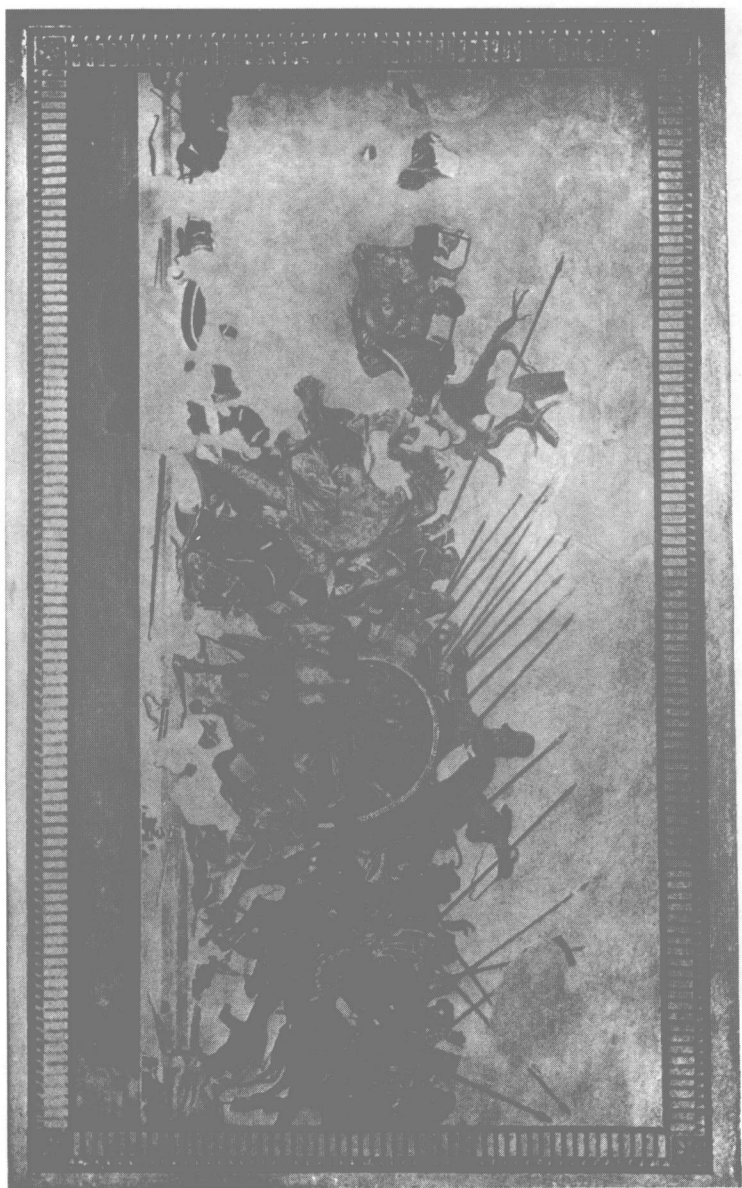


图 55 庞贝地方所发现之镶嵌艺术“伊萨斯之战”(那不勒斯博物馆)



图 56 拉奥孔(罗马梵蒂冈)



图 57 法尼斯公牛(那不勒斯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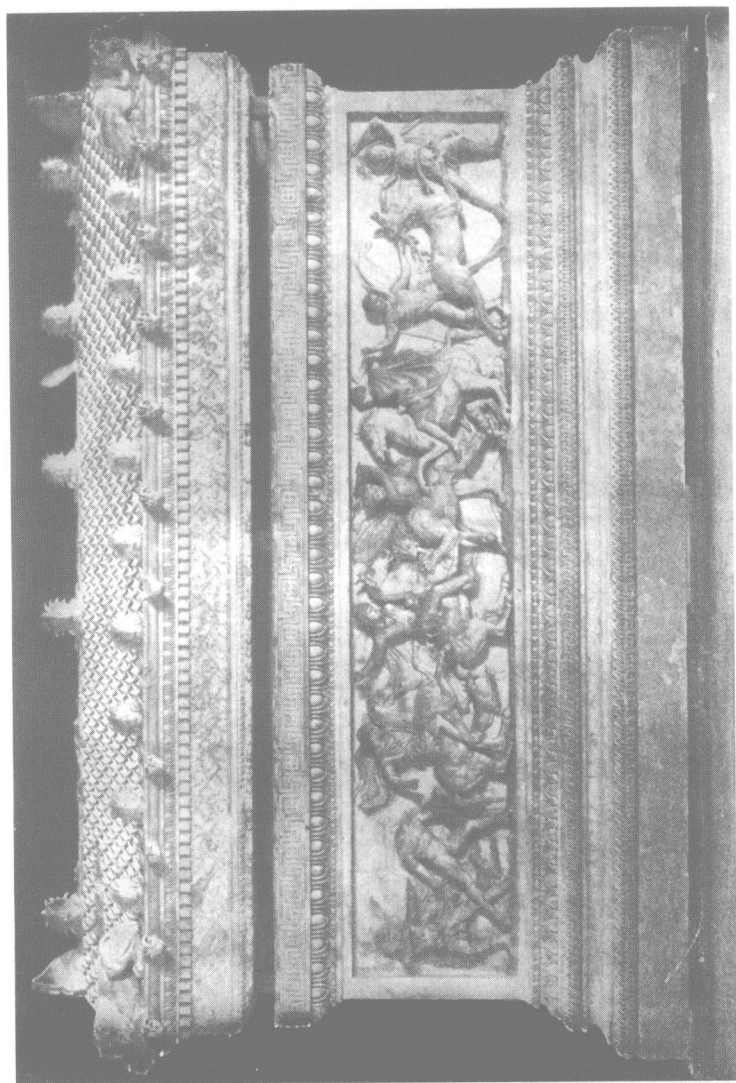


图 58 “亚历山大”之石棺(君士坦丁堡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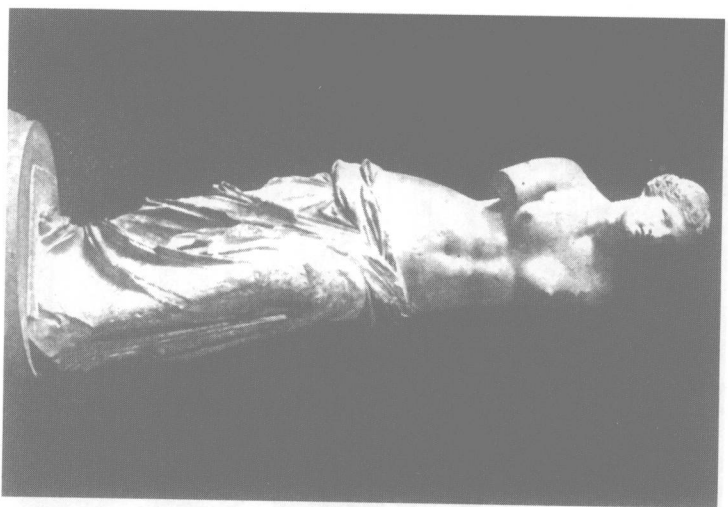


图 59 米洛斯之阿弗罗黛特(巴黎卢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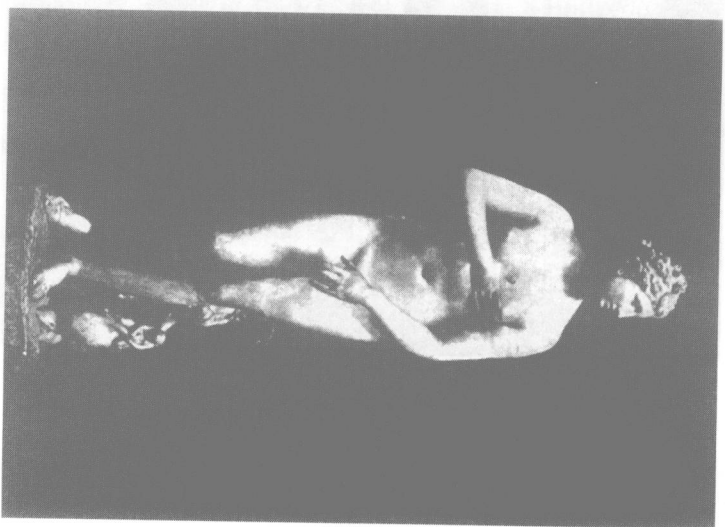


图 60 麦第奇之维纳斯(佛罗伦萨 Uffizi 艺廊)



图 61 萨摩色雷斯之胜利女神(巴黎卢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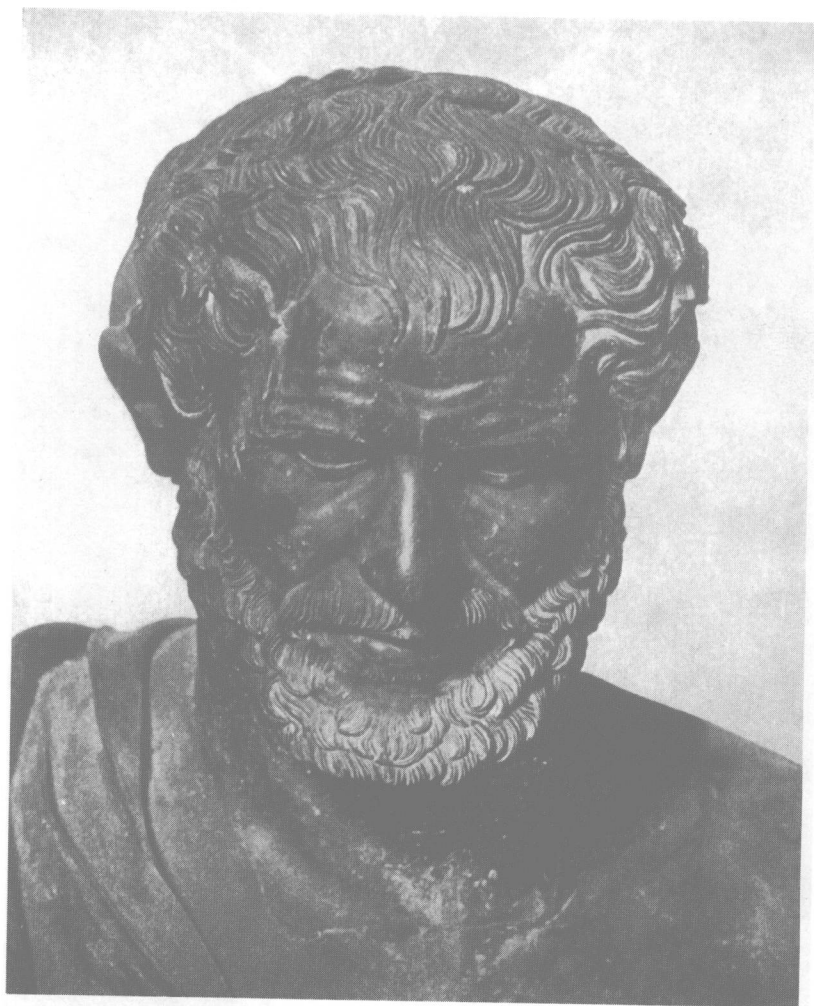


图 62 大希腊人头像(那不勒斯博物馆)

一长列野心政客之第一人。

公元前425年，当雅典海军将麦西尼亚（Messenia）地方的皮路斯（Pylus）附近 Sphacteria 岛上的一支斯巴达陆军围困住时。克里昂（Cleon）表现了他的才干。没有海军将领能攻克该坚强据点；可是在雅典议会将围攻的责任交给克里昂（Cleon）（一半希望他作战阵亡）之后，出人意外地，他居然以战术与勇气发动攻击，迫使斯巴达人空前地大规模投降。斯巴达被慑服，提出和平与结盟要求，以换回斯巴达战俘，但克里昂（Cleon）以其口才说服议会拒绝斯巴达的要求，继续作战。他掌握雅典民众的绝招是颇易生效的一项提议：雅典人以后不必再纳税支援作战，应以增加属国的贡款来筹措经费（公元前424年）。在这些属国中，其情形如在雅典一样，克里昂（Cleon）的政策是尽可能向富人榨取金钱。当米蒂利尼岛的上层阶级发动叛变，推翻了民主派政权，并宣布脱离对雅典的臣属关系（公元前429年）时，克里昂（Cleon）提议，反叛城内的全部成年男子一律处死。议会（或许是以最低法定人数）表决同意，并派遣一艘船，将此项命令授与曾平定这次叛乱的雅典将领帕客斯（Paches）。关于这项残暴不仁的命令的事传遍雅典城内之后，稳健派领袖们又另召开一次议会，设法撤销了这一项命令，并另遣一艘船，刚好赶上帕客斯（Paches），避免一场大屠杀。帕客斯（Paches）送回雅典1000名叛乱头子，这些人在克里昂（Cleon）的建议下且按照当时的风俗，全部被处死^①。

克里昂（Cleon）以战死在与斯巴达英雄布拉西达斯（Brasidas）之对阵中赎回自己的罪孽。此时布拉西达斯（Brasidas）连连夺下大陆北部雅典的属国或同盟国。修昔底德就是在这一次战役中，由于未能及时解救控制色雷斯金矿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地方，而丢掉海军官职与雅典的居留权。布拉西达斯（Brasidas）于同一战役阵亡，领军继起乏人，而内部又面临奴隶叛乱之情形下，斯巴达再度要求谈和；雅典因接受寡头派领袖之建议，签订了《尼西亚斯和平条约》（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双方不仅宣布战争结束，而且签了50年的联盟，雅典承诺，一旦斯巴达发

生奴隶叛变，给予支援。^⑭

第四节 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 (Alcibiades)

使这一项 50 年的友好条约一下转变为六年的短暂停战协定的，有三项原因：外交人员的阴谋，使和平成为“另一种手段的战争”；主战派领袖亚西比德 (Alcibiades) 的崛起；雅典企图征服西西里的属地。斯巴达的联盟拒绝签订协定，他们因斯巴达转弱而背弃斯巴达，转向与雅典结盟。亚西比德 (Alcibiades) 一方面使雅典保持正式和平，另一方面却操纵新联盟与斯巴达为敌，并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与斯巴达会战于门丁尼亚 (Mantineia)。斯巴达获胜，希腊再度进入愤怒的休战中。

在此同时雅典派一支舰队赴多丽斯 (Doris) 的米洛斯小岛，要求其成为雅典帝国的附庸 (公元前 416 年)。修昔底德或许是此刻将自己历史家的身份转变为诡辩哲学家或怨气难消的放逐者，根据他的说法，雅典特使除了表明武力即是真理之外，并未说出其他理由。“我们所信仰的神与我们所知道的人，他们都是基于需要的自然法则，治理任何他们所能治理的地方。我们似乎并非首先创制或使用这种法则的人，我们发现以前曾存在过，我们将永远遗留给我们后人；我们所做的仅是对其加以运用而已，我们知道，你们及任何人，只要具有我们同样的力量，也会照我们这样做。”^⑮米洛斯岛人拒绝屈服，并宣称他们将听任神的安排。后来无法抗拒的生力军增援雅典海军，米洛斯岛人投降，任凭征服者的摆布。雅典人杀死全部落入他们手中的成年男子，将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并将该岛给予 500 名雅典移民。雅典人为这次征服而雀跃欢呼，并准备在其戏剧家的题材中作现身说法，而复仇女神追踪一切狂妄的胜利。

亚西比德 (Alcibiades) 是在议会中主张将米洛斯岛男人全部杀

戮的人之一。^⑩任何动议有他的支持即可获得通过，因为他现在是雅典的第一号人物，大家赞美他的雄辩克拉尼亚斯、他的俊秀、他的多方才具，甚至他的缺点与罪恶。他父亲克拉尼亚斯（Cleinius）是一名富豪，在科尔尼亚（Coronea）战役中阵亡；母亲是阿尔刻迈尼达（Alcmaeonid）人，伯里克利的近亲，她曾说服伯里克利养育亚西比德（Alcibiades）于其家中。这个孩子是个捣蛋鬼，但是聪明、勇敢；当他20岁时，与苏格拉底并肩在波提狄亚（Potidaea）作战；他16岁战于Delium（公元前424年）。这位哲学家似乎对这名青年有一股由衷的亲切感：普卢塔赫说，苏格拉底谆谆教诲他敦励品德，“深深地感动亚西比德（Alcibiades），使他热泪盈眶，扣动他灵魂深处。然而，有时候若有人以各种方式的逸乐引诱他，他亦会忠言逆耳，背弃苏格拉底，而后者亦会把他当作逃亡的奴隶那样紧追不舍”^⑪。

这位年轻人的机智与戏谑令人震惊，引人入胜，而且传遍了整个雅典城。当伯里克利斥责他的僭越无礼的独断主张，说他自己年轻时也同样犯了口舌上逞能的毛病，亚西比德（Alcibiades）答道：“我未能在你的头脑最灵光的时候认识你，真是遗憾。”^⑫纯粹为了和他一起胡闹的伙伴打赌，他曾在大街上打了雅典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的耳光。翌晨他进入那位有余悸的地方显要家中，剥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向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负荆请罪”。老人深受感动，竟把自己的女儿希波瑞特（Hipparete）嫁给他，陪嫁10塔伦（talent）；亚西比德（Alcibiades）说服老人将陪嫁加倍，并将其大部分花在自己身上。他的生活之豪华为雅典前所未见。家里用的全是最高贵的家具，聘请艺术家在墙上绘画。他养了一群赛马，而且时常在奥林比亚战车比赛中获胜。有一次，他的马在同一场比赛中赢得第一、第二、第四奖，他曾宴请全部议员。^⑬他制造并装配三层战船，赞助合唱班的演出；当政府征募作战经费，他的捐款总是压倒别人。他既不受良心或传统的约束，也无所畏惧，他在少年、青年期间过的快活逍遥的日子，充满青春活力，所有雅典人似乎颇为欣赏他的爽朗性格。他

讲话口齿不清，却因此令人觉得可爱，使得爱时髦的青年跟着学“大舌头”；他穿一双式样新颖的鞋子，不久雅典城里的惨绿少年都着上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式鞋”。他犯了上百次的法，伤了上百个人，但就是没有人敢告到法院里去。他整日与风尘女人鬼混，而且还在他的金质盾牌上刻上爱神厄洛斯（Eros）和雷霆，像是让人知道他在情场中的胜利。^④他的妻子在受够他对她的不忠实之后，返回娘家，准备到法院提出控诉，要与他离婚；可是当她出现在执政官面前，亚西比德（Alcibiades）将她挟在胳膊窝底下，走过闹市回家，没有人敢拦阻。自此以后她完全由他去，只能够撷拾一点他爱的屑末，聊以自慰；不过，从她的早死可以看出她的心已为他的多变而破碎。

自伯里克利死后进入政治圈，他只遇到一名劲敌——富有而诚敬的尼西亚斯。但尼西亚斯主张贵族政治与和平；而亚西比德（Alcibiades）走的是商业阶层路线，标榜那触动雅典人骄傲心理的帝国主义；因此以他的眼光看来，《尼西亚斯和平条约》即以其政敌的名义签订这一点，就不足信赖。公元前420年他被选为十名将军之一，他即开始暗中策动，使雅典重新进入战争中。当议会称他为雅典恨世者（Timon of Athens）时，这一个憎世者自鸣得意，预示出大灾祸即将来临。^⑤

第五节 西西里远征

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幻想毁坏伯里克利的心血时，雅典已经从瘟疫及战争中恢复元气，贸易又为其带来爱琴海的财富。各自的生存原则是自我发展；没有野心，没有帝国，没有烦恼。亚西比德（Alcibiades）梦想在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富庶城邦中为雅典开拓出新王国，雅典可在那里获得粮食、物资及人力，雅典在那里可以控

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输入，那里能使雅典的贡品收入加倍，因而成为希腊最伟大的城邦。有力量堪与它抗衡的只有西那库斯，想到这一点即使雅典难以忍受。假若雅典能征服西那库斯，整个西地中海都将投入它的怀抱，那时候雅典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即使伯里克利也未曾梦想到。

公元前427年，西西里模仿大陆，分裂为两个交战阵营，一个由多丽斯人的西那库斯所领导，另一个伊奥尼亚人的莱昂蒂尼(Leontini)为首。莱昂蒂尼(Leontini)派高尔吉亚(Gorgias)前往雅典求援，但当时雅典无力他顾。现在已是公元前416年，塞哥斯塔(Segesta)派遣特使赴雅典说，西那库斯正计划征服整个西西里岛，使其成为多丽斯人的政府，一旦战火重燃，它将补给粮食与金钱给斯巴达。亚西比德(Alcibiades)立即抓住机会。他争论说：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四分五裂，甚至同一个城市内的情形亦复如此；假若能鼓起一点勇气，将整个岛并入帝国不是一件难事；帝国必须继续扩张，否则开始衰败；偶尔作战是一个帝国民族所必需的训练。^⑤尼西亚斯恳求议会不要听信任何由个人妄念所促成的疯狂扩张阴谋；但是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雄辩及一群已将道德顾虑抛置脑后者的幻想获胜。议会对西那库斯宣战，通过一笔庞大海军的军费，而且似乎要故意寻找失败，舰队指挥分别由亚西比德(Alcibiades)和尼西亚斯两人担任。

备战工作在情绪激昂中进行着，大家期待着热烈庆祝舰队出发的日子来临。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日子快要到来时，雅典城里发生了一桩令全城震惊的怪事，这件事使雅典人丧失对神的诚敬，但却未减少其迷信。不知是谁，在夜色掩护下，将站立在公共建筑物及许多私人住宅前象征丰饶与保佑的使神赫尔墨斯像之鼻、耳及生殖器敲掉。一群激动的调查人员调查外国侨民与奴隶的结果说，这一桩恶作剧是由一帮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朋友喝醉酒，由亚西比德(Alcibiades)亲自领头干的，只是欠确凿证据。这位年轻将领极力申辩自己无辜，并要求立即开审，这样可以在舰队出发前决定有罪或无罪。他的政敌因料到他会无罪开释，使审判延期。因此当公

元前415年雅典的庞大舰队出发时，两名统帅一个是憎战争而怯懦的和平主义者，另一个虽是勇猛的黠武主义者，其统御天才却因为指挥权分散及士兵因其曾惹神怒，有所疑惧，而未能发挥。

当如以前那样不可靠的新证据被找到，认为亚西比德(Alcibiades)和他的朋友确曾参与污辱神灵的行动时，雅典舰队出发已有数日。雅典议会在愤怒群众的敦促下，派遣快船萨克米尼(Salaminia)号追赶亚西比德(Alcibiades)，将其带回雅典审判。亚西比德(Alcibiades)接受传讯，登上萨克米尼(Salaminia)号，但是当船停泊苏里(Thurii)时，他偷偷溜上岸逃走。雅典议会在未能将亚西比德(Alcibiades)带回归案之情形下，宣布将其放逐、充公其全部财产、捕获后执行死刑的判决。亚西比德(Alcibiades)为雅典扩张帝国创造光荣的计划因自称冤枉的罪名而受挫，怀恨在心，逃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在斯巴达议会前，愿意协助斯巴达打败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贵族政权。“至于民主政治”，修昔底德笔下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说：“像我们这样明事理的人都知道，或许每一个人都明白，我有更多对它抱怨的理由；不过像这种荒唐透顶的事不提也罢。”^②他建议他们派遣一支舰队去援助西那库斯，及一支军队去攻夺德克来亚(Deceleia)，这是一个雅典乡镇，斯巴达占领以后，可以控制雅典城以外的雅典全部乡镇地区。劳留姆(Laurium)银矿断绝雅典的财源，将使其中止抵抗，各属国预见雅典的溃败在即，将停止纳贡。斯巴达采纳他的建议。

由于他坚强的决心，使他革除了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斯巴达人过同样生活。他变为节俭而含蓄，吃粗食，着粗服，不穿鞋子，不论冬夏都在欧罗塔斯(Eurotas)河中沐浴，并严格地遵守一切斯巴达的法令与风俗。即使如此，他的英俊仪表和吸引力毁了他的计划。斯巴达王后爱上他，和他生了一个儿子，而且骄傲地私下告诉她的朋友他就是孩子的父亲。他在他好友面前所申辩的理由是，他不能拒绝使他的后代成为斯巴达王的机会。随军出征的艾及斯(Agis)王将要回来，亚西比德(Alcibiades)便从驶往亚洲的一支斯巴达舰队中弄得一个官职。艾及斯(Agis)王否认这个孩子，并暗中派人刺杀

亚西比德 (Alcibiades)；亚西比德 (Alcibiades) 的朋友警告他，他乘机逃脱，在萨狄斯加入波斯海军元帅第萨弗尔纳斯 (Tissaphernes) 的麾下。

另一方面，尼西亚斯所遭遇的抵抗，只有像亚西比德 (Alcibiades) 这样擅长谋略与诡诈的天才或能克服。几乎所有西西里国家都来援助西那库斯。公元前 414 年，斯巴达由吉里浦斯 (Gylippus) 率领舰队协助西西里海军，将雅典船支封锁在西那库斯海湾内，切断其全部粮食补给。因为月蚀使尼西亚斯及其部属惊慌，以为神不同意，为了等待较佳时机，而错过最后一次突围机会。等到第二天，他们发现自己陷入重围中，被迫出战。他们败北，先是海上，后是陆上。尼西亚斯虽然病而弱，却英勇奋战，但终于向西那库斯无条件投降。他立即被处死；其余雅典人几乎全属公民阶级，注定了在西西里矿坑中被劳役至死的命运，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多少年来那些在劳留姆 (Laurium) 矿坑中工作的人同样悲惨的命运。

第六节 斯巴达的胜利

这次惨败钝挫了雅典人的锐气。其公民，或沦为奴工或已战死，几去一半；半数公民阶级的妇女变为寡妇，子女成为孤儿。伯里克利时代所聚积的库银，亦几近耗罄；再过一年，半分钱也不会剩下。眼看雅典将要垮台，属国不愿意再纳贡，它的大部分盟邦背弃它，而向斯巴达靠拢。公元前 413 年斯巴达宣称，因“50 年”的和平条约再三被雅典所违反，继续作战。现在斯巴达人占领德克来亚 (Deceleia) 并构筑工事；来自埃维尼亚岛的粮食及劳留姆 (Laurium) 的银子，全部被切断；劳留姆 (Laurium) 银矿中的奴隶叛变，向斯巴达人归顺者达 2 万人之众。西那库斯派遣一支军队参加攻击；波斯王见洗雪马拉松与萨拉米斯 (Salamis) 战争失败的耻辱之机会已来

到，拨款支援日益壮大的斯巴达海军，怀着卑鄙的念头，以为这样斯巴达会协助波斯重新夺回其在伊奥尼亚希腊城邦的霸权。^⑤

雅典能在众敌压迫下强顽抵抗，支持达10年之久，充分表现出其勇气及民主政治的精神力量。雅典政府力求经济稳定，征收税捐建造一支新舰队，在西那库斯失败后，一年之内即准备与斯巴达海上新势力一争高下。正当复元似乎在望，从不赞成战争并巴不得斯巴达获胜以恢复雅典贵族政治的寡头派，夺得政权，并设立一个最高“四百人会议”（公元前411年）。议会因许多民主派领袖被暗杀而吓破了胆，投票表决自愿退让。富人支持叛乱是控制超越雅典与斯巴达界限的阶级战争之唯一方法——这与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期间美国和中产阶级的联合自由党派一致对抗贵族之情形极为相似。一掌握政权，寡头派派遣特使与斯巴达讲和，而且秘密地迎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在此同时，一温和派贵族中间党派领袖特拉门尼（Theramenes）起来领导反革命，并以“五千人会议”（公元前411年）取代“四百人会议”。雅典有一个短暂时期享受到民主与贵族混合制度，这在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⑥（两人都是贵族）似乎认为是自梭伦以来最完善合理的政府。可是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一样，忘掉雅典的粮食与生活仰赖其海军，而海军人员除少数领导阶层外，其公民权为两次革命所剥夺。海军人员听到消息大为震怒，宣布若不恢复民主政治，他们将围困雅典。寡头派等待着，希望斯巴达军队前来救援；但斯巴达仍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因此新政府崩溃，获胜的民主派恢复旧宪制（公元前411年）。

亚西比德（Alcibiades）曾秘密支持寡头派的革命，希望借此为自己返回雅典铺路。现在重掌政权的民主派，或许是不知道了的阴谋，但了解雅典自他被放逐后的情况，颁布特赦，召他回国。他暂不立即回雅典，却在萨摩斯岛接管雅典舰队的指挥权，并且迅速而成功地进入战斗，为雅典带来暂时的兴奋。他以高速穿越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遭遇斯巴达舰队于西瑞库斯（Cyzicus）地方，将其彻底摧毁（公元前410年）。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克服了卡尔西登（Chalcedon）与拜占庭（Byzantium），雅典因而恢复其对来自博